

評 劇

李 十 娘

〔三 上 齣〕

上海文化出版社

PDG

前記

『李十娘』又名『三上橋』。

李十娘，爲書生李春生之妻。汝寧王趙寬見她貌美，用毒酒害死李春生，想搶十娘。李春生之父至府衙告狀，知府不敢受理。李十娘爲了與丈夫報仇，辭了公婆，別了父兄，進入汝寧王府。趁汝寧王酒醉，刺死汝寧王，然後自刎了。

這一劇本是由北京市文化藝術事業管理處劉保絳根據演員花翠仙的演出本改編的，改編時並吸取了北京市榮冠評劇團演員鴻巧蘭的意見。改編本曾由鴻巧蘭等演出。

本書根據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的『評劇叢刊』本重排，重排時曾由改編者作了校正，並對個別地方進行了修改。

李 十 娘

第一場

(四家丁、總管、汝寧王上)

汝寧王：(念)頭戴紫金王帽，

身穿錦綉龍袍，

口吃山珍海味，

耳聽笙管笛簫。

孤，汝寧王趙寬。每日飲酒作

樂，倒也逍遙自在。只是這幾日，

心中有些煩悶，總管，想個主意

消遣消遣才好。

總管：啓稟王爺，如今正是陽春三月，

桃紅柳綠的時候，王爺何不跨馬

遊春哪？

汝寧王：好！正合孤意。吩咐下去，備馬

伺候！

總管：是。備馬伺候！

汝寧王：(認)認鑾鞍上了馬，(上馬)

跟隨孤王去遊春。

(同下)

第二場

家僮：(上)奉了公子命，前來擺壽堂。

——今天是員外爺壽誕之日，奉

了公子之命，佈置廳堂，待我收

拾起來。(掃地，掛壽字，掛宮

燈，放壽燭，收拾桌案等，佈置

完畢，四下裏看了看)行啦！(

向外看)嘿，正好，員外、夫人

來啦！

(李春生隨李父、李母上)

李父：(念)教子成名方趁願，

李母：（愈喜得是子孝媳賢。）

家僮：公子，都佈置好啦！

李春生：請爹娘到壽堂，孩兒、媳婦與二老祝壽。

李父：（笑）哈哈！

（囑來到了壽堂上我心中歡暢，

（同進門）

李母：（囑果不虧我二老養兒一場。）

李春生：二老爹娘請上坐。

（李父、李母坐）

李春生：（囑小家僮你快把壽蠟點上，

（家僮點蠟）

李春生：（囑再把那大紅氍毹鋪在壽堂。

（家僮鋪氍毹）

李父：（囑今年做壽又多了人，一輩。

李母：我那媳婦孫孫呢？

家僮：（向外看）少奶奶抱着小少爺來

啦！

李十娘：（抱孩子上，唱）

在後堂來了李十娘，

懷抱着小嬌兒把房門進，（進

門）

施罷一禮站在一旁。

拜見爹娘！

李父：罷了！

李母：把小孫孫給我吧！（接過孩子）

李春生：爹娘，兒子與爹爹拜壽，與

李十娘：媳婦與爹爹拜壽，與

李母：媳婦與爹爹拜壽，與

道喜！

李春生：（囑二爹娘請上受兒拜。）

李十娘：（囑但願得老人家福壽綿長。）

李父：哈哈！起來吧，起來吧！

李母：（對孩子說）你也給你爺爺拜拜

壽哇！

（李母拿着孩子的雙手做拜狀，

孩子哭）

李父：哈哈！他懂得什麼，你看把孩

子逗哭了！

李母：快哄哄吧！

李十娘：（接過孩子）我來哄他吧！

（我忙把嬌兒接在手，

爺爺的好日子可不許哭哭嚷嚷。

又沒有生人爲什麼這樣鬧，

你再哭可就弄髒了新衣裳。

這屋裏的擺設你瞧多麼好看，

爺爺的身後頭有個大壽字那是中堂，

你看那紗燈上畫着梅花鹿，

你瞧瞧條案上的壽星老眼眉夠

多麼長。

聽娘話給爺爺拜一拜！（使孩

子拜）

李父：哈哈哈！

（這一家歡聚樂洋洋。

李母：不要再擺弄他了。來來來，還是我抱抱他吧！（接過孩子）

家僮：給員外拜壽！給夫人道喜！

李父：罷了！

李春生：擺上壽宴。

家僮：是！

（擺座，上宴。李春生持杯，十娘斟酒，李春生敬酒）

李春生：二老爹娘，請飲這一杯長壽酒！

李父：生受你們了！（飲酒）哈哈！

李母：兒子、媳婦，一齊坐下，我們闔家暢飲！

（李春生、李十娘同坐）

李十娘：爹娘再乾一杯！

李母：媳婦，你也喝一盅吧！

李春生：爹娘請！（同飲）

李十娘：公婆請！（同飲）

李春生：爹娘再喝一杯！

李父：酒已夠了，我二老要回房歇息去了。你夫妻二人在此用飯吧！正是：家門有幸多和睦，

是：家門有幸多和睦，

李母：閒來無事逗孫孫。——我帶小孫

孫去，你們用飯吧！

李春生：是。送爹娘！

李十娘：

（李父、李母下）

李春生：爹娘去了。娘子，當此陽春三月，桃李盛開，趁着酒興，你我到後樓之上，打開樓窗，一賞春景，你看如何？

李十娘：說好便好。

李春生：家僮，撤下殘席。

家僮：是！（收拾盤盞下）

（李春生、李十娘出門，圓場，上樓）

李春生：待我打開樓窗。（開窗）啊，娘子你看桃紅柳綠，果然好一派春景！

（開樓窗只覺得薰風撲面，

李十娘：（唱）果然是大好春光艷陽天。

李春生：（唱）手拉着娘子四外看，

李十娘：（唱）登高觀賞胸襟一寬。

李春生：你看那邊！

李十娘：（唱）那一邊李花盛開雪白一片，還有那剛開的桃花紅白相間。

李春生：你看那柳樹！

李十娘：（唱）那柳枝抽新芽水葱兒一樣，

遠遠地看過去好似雲烟。月季花它開得多麼舒展，

有一對粉蝶兒飛在上邊，

飛過來，飛過去，

飛來飛去在花間，

（唱）形影不離牠們相依爲伴。

（唱）難分難捨牠們情意相連，

李十娘：（唱）你看像不像咱們夫妻兩個？

（唱）可還有

點不一樣。（唱）牠缺一個小蝴蝶跟在後邊。

（唱）夫妻們觀春景正然談笑。

汝寧王：（唱）馬來！

（唱）汝寧王、總管、四家丁同上）

汝寧王：（唱）汝寧王遊春轉回還，

行走之間我抬頭看，

啊，哈哈！

樓窗中好一個美貌嬋娟。

李春生：哦，外面有人，你我回房去吧！

（關窗）

（李春生、李十娘同下）

汝寧王：（盯望樓窗）唉！

總管：王爺，莫非您看中方才那個女子？

汝寧王：但不知是何人的家眷？

總管：回稟王爺，這是李員外的後樓。

方才那一女子，是李員外的兒媳，李春生之妻，名喚李十娘。

汝寧王：哦！生得實在標致。孤倒沒有這樣美貌的姬妾。（略一沉思）來呀！

總管：有。

汝寧王：回府。

（兇手抖絲韁回王府，想個計策得姣娘。）

（同下）

第三場

（總管引李春生上）

李春生：（念）王爺相約爲何事，倒叫春生費猜疑。——總管，小生與王爺素不相識，今日以帖相邀，不知爲了何事？

總管：我也不知道。您見到王爺還不就知道了嗎！嘿，到了！公子稍站，待我前去通稟。（進門）有請王爺！

汝寧王：（念）漫河撒下金絲網，哪怕魚兒不上鉤。

總管：啓稟王爺，李公子請到。

汝寧王：鼓樂相迎！

總管：王爺有請！——這是王爺，這是李公子。

李春生：王爺請上，受我大禮參拜。（行

禮。

汝寧王：何必行此大禮。

李春生：呼喚草民，爲了何事？

汝寧王：備得有酒，特來敘話。——看酒。

總管：是。（斟酒）

汝寧王：請。

李春生：備帖相約，有何賜教？

汝寧王：聞得李兄才高八斗，要在台前領

教。

李春生：草民文字不佳，王爺忝謙了。

汝寧王：李兄滿腹經綸，何不進京科考？

李春生：有意科考，只恐名落孫山。

汝寧王：這有何難，待等大比之年，拿着

小王一份手本，保你高官得坐，

駿馬得騎。

李春生：謝王爺提拔。

汝寧王：我有一言，從與不從，李兄莫

怪。

李春生：有何金言，請講當面。

汝寧王：有意與李兄結爲金蘭之好，不知

李兄意下如何？

李春生：這……草民焉敢高攀！

汝寧王：敢莫嫌棄小弟？

總管：公子不必推辭了！

汝寧王：香案伺候。——你我望空一拜。

李春生：這……好，望空一拜。

汝寧王：各叙年庚。

李春生：小生二十三歲。

汝寧王：哦，哦，本爵二十一歲。你是大

哥，請上受小弟一拜。

李春生：這如何使得，愚兄也有一拜。

汝寧王：總管過來，見過大王爺。曉諭家

下人等，以後見面，以大王爺呼

之。

總管：是。

汝寧王：不知府上，還有何人？

李春生：雙親在堂，還有你家嫂嫂。

汝寧王：如此，小弟應該前去拜望。

李春生：慢來慢來！王爺乃金枝玉葉，待我回去，稟明雙親，前來拜見王

爺，方爲正理。

汝寧王：這如何使得！就請大哥先行，小弟隨後就到。

李春生：如此，愚兄告辭。

汝寧王：奉送。

（李春生下）

汝寧王：哈哈哈哈哈！正是：計策安排定，美人自上鉤。——總管，速備厚禮一份，隨我拜府。哈哈哈哈哈！

總管：是。

（同下）

第四場

（李父、李母上）

李父：（唱）春生兒清晨出府去，

李母：（唱）這時候不回來所爲哪樁？

李父：（唱）將身坐在前廳上。

李春生：（上唱）

回家來到堂上拜見爹娘。

李母：兒呀，到哪裏去了？爲什麼這時候才回來呀？

李春生：汝寧王用帖相邀，在他府與兒結拜，因此回家來遲，累爹娘掛念。

李父：怎麼講？你與那汝寧王二人結拜了？小奴才！想那汝寧王平時爲人，甚是奸詐，你又是甚等樣人，爲何與他結拜？

李春生：孩兒也是萬般無奈！

李父：哼，從今以後，少要與他來往！

家僮：（啓稟員外，汝寧王前來拜府。

李父：怎麼，汝寧王前來拜府？唉，你這個多事的奴才！（對家僮）去，傳話有請。

家僮：有請。

（總管、汝寧王上）

汝寧王：二老請上，受侄兒大禮參拜。

李父：慢來慢來。王爺乃是金枝玉葉，草民担戴不起。

汝寧王：初次登堂，哪有不拜之理。二老請上。

李父：小老兒也有一拜。

李母：老身也有一拜。

汝寧王：總管，將禮單呈上。

總管：是。

李父：慢來。王爺如此厚禮，小老兒不敢收。

汝寧王：敢莫嫌輕？再備一份。

李父：好了好了，收下就是。（看看汝寧王沒有走的意思）王爺既然駕臨寒舍，若不嫌簡陋，就在府下，小飲幾杯。

汝寧王：來此就要叨擾。

李父：家僮，擺酒來。

（李春生斟酒）

李父：王爺請酒。

（唱）我連忙敬上一杯酒，

請王爺賞臉把它飲乾。

我兒他若有不到之處，

還求王爺多多海涵。

汝寧王：（唱）伯父說的是哪裏的話，

既結拜就應該手足一般。

飲酒中間我四下觀看，

李父：王爺看什麼？

汝寧王：（唱）不見我嫂嫂所爲哪般？

爲何不見嫂嫂，侄兒禮當拜見。

李春生：不見也罷。

汝寧王：自家叔嫂，哪有不見之理！

李父：小家的媳婦，不懂禮數，不見也罷。

汝寧王：如此說來，就把侄兒見外了。

李父：這……

李母：啊，見見也無妨啊！

李父：（對李母）喚媳婦出堂。

李母：（出門，喚）媳婦哪裏？快來！

李十娘：（唱）來了！

（上唱）

我正在房中餵兒吃乳，

忽聽得婆母呼喚在前堂。

忙放下小嬌兒來到前院，問婆婆喚媳婦爲了哪椿？

李母：你丈夫與汝寧王已結爲金蘭之好，喚你前來，叔嫂二人見一見禮。

李十娘：哦！

⑤聽說是兒夫結拜了汝寧王，不由我低下頭來暗自思量；他本是一家王爺身顯貴，因何故與兒夫結拜來在了民房？

我有心不上前把禮來見，又怎奈他與兒夫結拜一爐焚香；

無奈何我邁步把前廳進。（進門）

李母：媳婦，這是王爺，上前拜見。

李十娘：王爺萬福。（行禮）

汝寧王：哦，這就是嫂嫂麼？喏喏喏，小弟這廂有禮。（有意地碰了李十

娘一下）

李十娘：（忙後退）啊！

⑥身爲王却爲何如此輕狂？

李十娘怒氣不息回房去。（摔袖下）

汝寧王：啊！

⑦爲什麼這樣無禮輕視爲王？

李父：哎呀，王爺呀！小家媳婦不習禮數，冲撞了王爺，小老兒這廂賠禮！

汝寧王：你且住了！我好心前來拜望，竟這樣輕慢爲王，總管，帶路回府。

李父：兒媳禮貌不過，望王爺恕罪。

汝寧王：哼！

（汝寧王、總管下）

李父：送王爺。（回身對李春生）喲！

胆大奴才，不好好在家中讀書，出得門去招惹是非。從今以後，與他斷絕來往還則罷了，如若不然，打折兒的狗腿！

李春生：孩兒改過就是。

李父：將門關閉了。這是哪裏說起！

李母：唉！這是哪裏說起呀！

李春生：唉！

（同下）

第五場

（汝寧王、總管上）

汝寧王：（念）十娘對我無情義，枉做人間汝

寧王。——唉！想我身居王位，

那李十娘竟不把我看眼上，真

真令人可惱，分明是戀着李春生

那個小畜牲！若不割斷他二人之

情，料難到手。這……（得計）

哼！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

就是這個主意！——總管！

總管：伺候王爺。

汝寧王：吩咐厨下，準備酒宴。拿出咱府

那把紐絲轉心壺，一邊下上毒

藥。再去請那李春生過府飲宴，

只說我酒後失禮，冒犯了嫂夫

人，當面與他賠罪。急速拿我名

帖去請，好歹拉他前來。

總管：王爺的計策，真是想得高妙！

汝寧王：不必多言。我在這裏等候。快去！

總管：是，小人就去。（下）

汝寧王：李十娘啊，李十娘！我看你還牽

掛着哪一個。哈哈哈哈！

（隨爲王享不盡榮華富貴，

不強似李春生那樣的門庭。

想起了得佳人心中高興。

（李春生被總管拉着上）

李春生：（又）請我李春生所爲何情？

不要拉拉扯扯，王府我是不去

了！

總管：您就快走吧！我們王爺說啦，酒

後失禮，冒犯了夫人，要當面給

您賠禮哪！走吧，走吧！

李春生：（無可奈何地）走！

總管：到啦！（進門）王爺，大王爺到。

汝寧王：有請。（離座）大哥！

李春生：這……賢弟！

汝寧王：請。（入座）小弟到府，冒犯嫂

夫人，大哥恕罪。

李春生：慢來。那乃是你家嫂嫂的不是，得罪賢弟，愚兄這廂賠禮。

汝寧王：豈敢豈敢！

李春生：告辭了。

汝寧王：（急阻）慢來。備得有酒，同飲幾杯。

李春生：愚兄不會飲酒，家中有事，改日叨擾。

汝寧王：不必推辭——總管。

總管：有！

汝寧王：將酒宴擺在花廳，我與你家大王爺同飲。

總管：是。

汝寧王：請！

李春生：請！

（李春生、汝寧王、總管同下）

汝寧王：（內）大哥請！……再乾一杯。

李春生：（內）哎呀……哎呀……哎呀……

（總管隨汝寧王上）

汝寧王：哈哈哈哈！李十娘啊，李十娘！

你丈夫已死，你就是王爺的人了。（對總管）吩咐家丁，將他

搭回府去，他家不問便罷，他家若問，就說飲酒過多，酒噎心血

而亡。

總管：是。（欲走）

汝寧王：回來，先喚媒婆前來。

總管：是。媒婆走來。（下）

媒婆：（上）來了。參拜王爺。

汝寧王：罷了！

媒婆：喚我媒婆子前來，有什麼吩咐呀？

汝寧王：命你去給王爺保一門親事。

媒婆：給王爺保親事？您就說吧，是誰

家都成。

汝寧王：就是旁邊住的李家李十娘。
媒婆：噯！主爺您這是怎麼說的，那李

十娘是有夫之婦呀？

汝寧王：那李公子已經死了！

媒婆：怎麼？死啦？

汝寧王：不必多說，快去！

媒婆：是，是，這就去！——真是急磕

兒！

（分下）

第六場

家僮：（急上，念）凶信傳來出意外，

好一似晴天打霹靂。——員外、

安人快快出堂！

（李父、李母上）

家僮：大事不好啦！

李父：何事驚慌？

李母：我家公子已死！

家僮：我家公子已死！

李父：啊？屍首現在何處？

家僮：現在府門。

李父：搭了上來。

李母：搭了上來。

（四家丁、總管搭李春生屍首上，

放帳後，四家丁下）

李父：哎呀！

李母：兒啊……（哭）

李父：噫！一見我兒把命喪，

李母：噫！怎不叫人心內傷。

李父：噫！我兒得的何病症？

李母：噫！爲什麼在王府頃刻身亡？

李父：總管請過來，我兒他得的何病而

死？

總管：飲酒過多，酒噎心血而亡。

李父：我兒素來不會飲酒！

總管：他要喝酒，我管得了嗎？

李母：啊？

李父：近前講話，好奴才！（打總管一

耳光)

總管：(出乎意外)好，你打人！(四、

下一看，人單勢孤，逃下)

李父：唉，兒呀……

(唱爲父怎樣對你講，

爲什麼偏偏結交汝寧王。

不把父言記心上，

到如今只落得一命亡。

李母：(唱兒呀兒，兒你一死不要緊，

撇下了我二老依靠哪廂？

李父：(唱我的兒呀，這才是不測風雲從

天降！

家僮！

快叫十娘到前堂。

(家僮跑下)

李十娘：(內唱『倒板』)聽說兒夫把命

喪，

(李十娘上)

李十娘：(唱好一似走了三魂我渾身冰涼，

但只見兒夫的屍首在堂前放，

啊！春生，我夫，我的夫哇！(撲跪屍前)

不由我李十娘痛斷肝腸。

適才間在家中你還有說有笑，

不承想咱夫妻竟成了大夢一

場，

一會兒的工夫你得的是什麼樣

的病？

好叫爲妻我費猜詳。

轉念間忍淚含悲忙站起，

公婆啊，你的兒什麼病他頃刻

身亡？

公婆，我丈夫素來無病，但不知

得的是何病症，死的這樣急快？

李父：哎呀兒呀！那汝寧王將你丈夫請

過府去，不到半日，四個家丁將

屍首送回，他們言道乃是酒噎心

血而亡！

李十娘：啊！

(唱聽得公爹一聲講，

不由我十娘暗思量，

我的丈夫他素來不貪酒，

怎麼會酒噙心血一命亡？

回轉身，我掀起了白綾看！

（驚慟）

看屍，（驚慟）

再撲屍前）

啊！我夫，我那苦命的夫啊！

你怎麼七竅流血目瞪口呆？

上？

張着嘴，你要訴說什麼冤枉？

你說呀！你講啊！你快對着爲

妻講，

爲妻我給你報冤枉。

咳！你空睜着眼，不能講，

訴不了冤枉空把口張。

是是是來我明白了，

定是那汝寧賊子起不良。

適方才，他來到咱的府，

酒席宴前調戲妻房，

回房去爲妻也會對你講，

那汝寧賊子是狼狗心腸。

不承想你又到賊府去，

去到賊府你一命身亡！

我那屈死的夫哇！

李十娘抱着屍首，只哭得淚人

一樣。

我那死得不明不白的夫啊！

李父：

李母：（哭）兒啊……

李十娘：（唱）起身來再把冤情訴與爹娘。

公爹婆母哇！你那兒子死得不明

不白。

李父：怎麼不明不白？

（家僮暗上）

李十娘：七竅流血，目瞪口呆，必是被那

汝寧賊子所害！

李父：我看此事也是可疑。

媒婆：（上）緊走慢走，來到門口。門

前掛着紙幡，真的死啦！待我進

去。(進門)

家 僮：媒婆來啦！

媒 婆：員外，夫人。

李 父：啊！媒婆到此何事？

媒 婆：我是奉王爺所差，提親來啦！

李 父：你與哪個提親？

媒 婆：聽說您家公子死啦，把您的兒媳

婦嫁給王爺，結上一門乾親，馬上來，轎上去，豈不光彩體面嗎？

李 父：啊？我兒剛剛死去，屍骨未寒，

你怎麼前來提親？

李 母：進前講話！

媒 婆：你說什麼？

李 母：着打！（打媒婆一耳光）

媒 婆：哎呀，你怎麼打人哪？你不怕我

們王爺嗎？

李 母：不提起你家王爺還則罷了，提起

了他，打斷了你的狗腿！

家 僮：（抄起棍子）打斷你的狗腿！

媒 婆：你敢打！

家 僮：你別跑！

媒 婆：你敢打！

家 僮：你別跑！

（媒婆逃下，家僮追下）

李十娘：哎呀，公爹婆母呀！如今你兒剛

死，那汝寧王就命媒婆前來提親，我想此事，定是那賊所做無疑，難道一說，害死我夫就白白罷了不成？

李 父：哎呀！殺子之仇，豈能白白罷了。拚着老命不要，我到在知府

堂上告他一狀，要那賊子與我兒

抵命！

李 母：要那賊與我兒抵命！

李 父：正是：害死我兒心太狠！

李 母：豁出老命跟他拚！

李 父：

李 母：好賊呀！

李 父：

李 母：